

# 舅舅的梦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储 仲 君 译

# 舅舅的梦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储 仲 君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拥有豪华庄园的K公爵在莫尔达索夫城引起轰动，人们争相巴结公爵。莫斯卡列娃太太一心觊觎公爵的财产，使出了种种卑鄙手段，逼迫自己年轻美貌的女儿济娜嫁给公爵。公爵虽已老朽，但一见美丽的济娜，立即拜倒在姑娘脚下。一个自称是公爵外甥的青年，因追求济娜不能如愿，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嫉恨，便利用公爵脑子糊涂易忘事的弱点，连说带骗，使公爵深信：他是在梦里向济娜求婚的。于是，莫斯卡列娃痴想占有公爵财产的美梦遂成泡影。

作者以辛辣、幽默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俄国中上层社会那种虚伪、贪婪、肮脏的生活现实，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批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形象。这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容和艺术特色的作品。

## 爵 爵 的 梦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储 仲 君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frac{3}{8}$  字数：121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1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16,600册

书号：10088·693 定价：0.51元

## 主要人物表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莫斯卡列娃——女主人公，一个住在莫尔达索夫城里的小庄园主。

阿法纳西·马特韦依奇·莫斯卡列夫——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丈夫。

济娜依达·阿法纳西耶夫娜·莫斯卡列娃——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独生女儿。爱称：济娜，济诺奇卡。

瓦夏——一个教堂执事的儿子，济娜的恋人。

K公爵——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家的客人，一个年老的拥有四千农奴的大庄园主。

帕韦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兹格利亚科夫——济娜的求婚者，自称是K公爵的外甥。

谢佩季洛夫公爵——K公爵的外甥。

斯捷潘妮达·马特韦耶夫娜——K公爵的管家。

娜斯塔西娅·佩德罗夫娜·贾布洛娃——住在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家的远房亲戚。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安基波娃——检察官太太，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对手。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帕斯库季娜——安娜·尼古拉

耶夫娜的朋友。

索菲娅·佩德罗夫娜·法尔普欣娜——一位退職的上校太太。

菲莉萨塔·米哈依洛夫娜——莫尔达索夫诸女士中的一位。

彼得·米哈依洛维奇——省长。

卡利斯特·斯塔尼斯拉维奇——医生。

#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舅舅的梦》中译本序

钱谷融

许多伟大作家都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文学道路的，但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竟会是出身于一个与文学最不相干的军事工程学院，却仍不能不说是很不寻常的。

陀思妥耶夫基于一八二一年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个平民医院的医生。一八四三年他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曾在工程局当过绘图员，不过时间很短，一八四四年就辞职，开始了他的职业文学家的生涯。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对文学发生了兴趣。他把他的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阅读一些著名作家如普希金、果戈里、席勒、霍夫曼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上。他对巴尔扎克尤其爱好，曾翻译并出版了他的名作《欧也妮·葛朗台》。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立即受到了别林斯基的赞赏，使他一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文坛新星。稍后，他参加了彼得拉谢夫斯基革命小组，是这个小组的积极成员之一。一

八四九年四月，他因此被捕，并被判处了死刑。在临刑前的一刹那，忽又获赦，改判为服苦役和流放。直到一八五九年才获准回到彼得堡。苦役和流放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来患有癫痫病，经过长时间的折磨，病情更加严重了。而更其不幸的后果，则是造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上的消沉，使他日益远离了进步阵营，终于苦恼地、却也十分热情地皈依了宗教世界观。这给他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对于我国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并不陌生的。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已经有了中译本；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夜》和《白痴》，也曾多次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放映过。在欧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更是广泛流传。英国的一个传记作家卡尔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经说：“最近二十年，英国、法国、德国所有的优秀作家，毫无疑问都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出现的。”在那些国家的一些人的心目中，他甚至比托尔斯泰更受欢迎。但由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极端深刻复杂，人们对他的认识和理解，也就很不一致，甚至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这在他的故乡俄国表现的尤其突出。不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许多人热烈地赞扬他，另一些人则同样热烈地谴责他，围绕着他曾展开过多次论争。但不管是赞扬他的，还是谴责他的，又莫不一致承认他是个天才。或称他为“人道的天才”，或称他为“残酷的天才”，有的则称他为“病态的天才”。即使是对他一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高尔

基，也十分称道他的艺术才能。在一九三四年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曾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他的艺术描绘力，也许只有莎士比亚才可以与之相比。”在另外的许多场合，每当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高尔基也总称他为天才，不过他称之为“恶毒的天才”。

高尔基之所以要一再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宣扬一种宗教式的谦逊精神以外，还因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只强调生活中的消极面”，“而常常把人物描写成在黑暗势力的混乱中束手无策”，这样就“可能引人陷入悲观主义、神秘主义……”但同时，高尔基也并不忽略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这种特色的社会根源，并且指出这都是由沙皇农奴制专制政体下天天发生着的野蛮和可耻的残酷行为所造成的。他在《俄国文学史》中这样说：

请你们回忆一下那个萨尔蒂慈哈，伊斯迈罗夫将军，地主卡殊卡洛夫，以及所有那些用炽铁烙伤农奴、割掉女人乳房、把农奴鞭挞、鞭挞、鞭挞的人们吧。

应该有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在灵魂深处体现着人民对一切苦难的追忆，而且把这可怕的追忆反映出来——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sup>①</sup>。

所以，从作为人民的苦难的反映者这一点来说，高尔基也并

---

①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433页。



没有一笔抹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意义。

曾经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传记的奥地利的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高尔基六十寿辰时，曾给他寄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词》，在这篇《贺词》中，茨威格说他自己是通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认识俄国的，俄国就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向高尔基描绘他接触这两个伟大形象时的兴奋心情说：

……这些形象是如此宏伟，超越了自身，超越了人类的一切平庸，走向对立的两极——罪恶与神圣！我们爱他们，又害怕他们；我们是怀着一种类似恐惧的复杂感情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之所以又爱他们又怕他们，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之间隔着某种异己的东西，某种极端的，甚至敌对的、令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以整个身心热烈地爱着这些形象，同时也十分明确地感觉到，我是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因为这些巨人总是强迫自己想入非非，总是自己起来反对自己<sup>①</sup>。……茨威格的这番话，我觉得是说的很好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巨人，一个是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者，一个是人性的解剖者与拷问者。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却确乎既有罪恶的东西，也有神圣的东西；而且，我以为，更本质的还是神圣的东西。这是因为，高居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是神圣的东西，他们正是从这种神圣的东西出发来对罪恶的东

---

<sup>①</sup>见《新港》1980年8月号第93页。

西进行猛烈的抨击的。不过，他们对于自己心头的这种神圣的东西却也常常发生怀疑，因而他们有时又不免要自己起来反对自己。这就是他们的悲剧，他们的作品的软弱之处。他们心头的神圣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人的信念，对人民的关怀与爱。但是人、人民，又常常使他们失望，甚至近于绝望（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信念与爱，转向上帝，转向宗教，把他们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升华为一种宗教的感情。这就是使得茨威格（同样，还有我们）感到同他们之间隔着某种异己的东西，某种极端的、甚至敌对的东西的原因；才使得茨威格（以及我们）不由得要产生一种既爱他们，又害怕他们的感情。

俄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曾多次评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以为他的意见是十分通达而又相当精辟的。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极其有力地反映了中、小市民在资本主义蜕化的风暴中的慌乱心理。他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非凡的技巧，描写了这个阶级（按：指小市民）的人们由于旧基础崩溃，前途茫茫和目前处境艰苦而产生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极度紧张的心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个别人物的心理，写出了他当时的全部社会变动，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在寻找某个真理、某种解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以为找到了这样的真理，并且在他的主角身上显示了这个真理，因为他宣传了实质上是颂扬反动派的人才会颂扬的谦卑精神。其实

他只是用无比的手腕描写了社会祸害的本身，而作为医治这种祸害的医生看，他却是一个疑虑重重、内心分裂的人<sup>①</sup>。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转变，就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脱离了小市民中的农民先锋队和(这是间接的)未来无产者的先锋队的阵营，而投奔到在信仰上接近黑帮派的没落小市民的阵营中去”的这种转变，推其原因，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沙皇专制政府的压迫下，受到“自卫的本能”的驱使的结果。但他随即又指出：

不过政府一直在用怀疑态度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和世界观的错综复杂性。直到我们今天，社会也同样了解：在这遁世的使徒和正教与国家权力的宣扬者的阴郁外貌下，隐藏着一个受难者和被环境所窒息的反抗者，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着沸腾似的革命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为作者所仇视，还是冒到外面来了<sup>②</sup>。

这些话，我觉得都是说得非常深刻而又切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实际情况，是很公平的。

傅仲君同志翻译的这本中篇小说《舅舅的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服满刑期，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重新开始创作活动的第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并看不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十年代初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倾向有什么减弱

---

<sup>①</sup> 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第283页。

<sup>②</sup> 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第284页。

的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作的许多中篇和长篇小说，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进步评论界的批判，没有受过指责的，除了《穷人》以外，恐怕就只有这本《舅舅的梦》了。

象其他一些俄罗斯古典名著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曲折，它是以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为其特色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把这样一群人物放到一定的相互关系中，按照他们性格的逻辑，就必然会这样行事。因此，尽管这件事情比较奇特，却写得合情合理，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由于作品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因而也就十分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的社会本质。因为，很清楚，所有这些人，如花天酒地的公爵，沾沾自喜的莫兹格利亚柯夫，狡猾奸诈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等等，都只是农奴制俄国的产物。

但是，一个真实生动、含义深刻的艺术形象，又往往可以超越空间与时间，超越国度与时代，而且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象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种人，我们现代中国的读者也不会觉得陌生，相反，倒象是在哪儿同她见过面似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特点是善于唱高调，善于用庄严的说教来美化自己的形象，提高自己的声价，善于用崇高的大道理来掩饰自己卑鄙的用心，善于用美妙动听的言辞来挑逗起别人的欲望。即使他做的是最最肮脏的事情，她也会从宗教教义、伦理道德中找出一套又一套的大道理来为自己辩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关键是从什么角度看”。而她的女儿济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您做的事多么卑

鄙，您也不会扔下那块高尚情操的招牌。”济娜不明白，离开了这块招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日子就不好混了。这一点，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生活过来的中国人，大家也一定是深有体会的。

《舅舅的梦》是一出喜剧，但这出喜剧是在悲剧的背景上展开的，这就是济娜和他的恋人瓦夏的悲剧。这也正是它不同于以前一些讽刺作品的地方，而使它在俄国文学史上享有自己独特的地位。济娜与瓦夏的爱情，是建立在对一种朦胧的新生活的向往之上的。但是，他们冲破旧生活的尝试，遭到了无情的摧残。瓦夏悲惨地死去，济娜则不得不怀着创巨痛深的心情，坚强地、默默面对冷酷的现实。这就告诉人们，在当时那种邪恶的风气的笼罩之下，一切有生气的、美好的东西都将立足不住，都将被侵蚀，被吞没，被毁灭，被吞尽。那么，要想争取过美好生活的人该怎么办呢？结论是很清楚的。这就充分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力量。

我很高兴仲君能于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把这样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仲君的译笔又是很好的，相信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一九八〇.四.二十

—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莫斯卡列娃，不用说，是莫尔达索夫城首屈一指的女士，这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她显出那么一副神气，好象她无求于任何人，相反，似乎大家都求于她。不错，几乎没有一个人喜欢她，甚至有许多人还打心眼里憎恨她，但大家都害怕她，这一点却正是她需要的。这种需要已经成了高级手腕的标志了。譬如说，虽然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极爱搬弄是非，若在前一天没有打听一点新消息，就会通宵不眠，但她却能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气，瞧着她，叫你做梦也想不到，这位高贵的女士，在世界上，或者至少在莫尔达索夫，竟是天字第一号的长舌妇。恰恰相反，只要有她在场，流言蜚语似乎就该消声匿迹，那些飞短流长的家伙就该象中学生在威严的教师面前那样脸红，打颤，而谈话的内容则似乎只能围绕那些最高雅的事情。再譬如说，她知道这个那个莫尔达索夫人的一些特大丑事，如果她在适当的场合把它讲出来，并尽其所能来加以证

明，那么在莫尔达索夫就会发生一场里斯本式的剧烈地震。然而，她却对这些秘密守口如瓶，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肯对人说，而且只限于告诉她最亲密的几位女友。她只用恐吓和暗示的手段表明，她知道这些事，——与其把某先生或女士彻底击倒，还不如让他（她）时时刻刻都处于心惊胆战之中。这就叫智慧，这就叫策略！在我们中间，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始终以其那完美无瑕的风度<sup>①</sup>而显得不同凡响，大家都把它当作学习的榜样。在风度方面，莫尔达索夫是决没有人能和她匹敌的。譬如说，她能用一句话击毙、粉碎、消灭自己的对手，这种事我们亲眼见过，然而她却显得若无其事，似乎她自己并没有在意，怎么就把那句话说出来了。众所周知，这样的特点，已经是上流社会所固有的了。总之，在玩弄诸如此类的手腕方面，恐怕连彼得涅基也要望尘莫及呢。她的交游十分广泛，许多来莫尔达索夫的访问者因为受到她的接待而欣喜若狂，甚至走后还跟她通信。有一个人甚至为她写了诗，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曾经自豪地把这些诗拿给大家看过。一位外来的文学家把自己的中篇小说献给了她，还在她家的晚会上朗读了一遍，产生了非常愉快的印象。还有一位德国学者，特地从卡尔司累来研究我们省里繁殖的一种特殊的长角软体虫，并给这种软体虫写了四开本<sup>②</sup>的洋洋四卷巨著，也因为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殷勤款待而神魂颠倒，直到现在还从卡尔司累和她交换恭

---

①原文是法语。——译者

②原文是拉丁语。——译者

敬的、合乎礼仪的信件。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人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当然，这是她的对头们开玩笑，与其说是真情，不如说是讽刺。不过，尽管我完全承认这样的比拟很古怪，我还是要大胆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请问：为什么拿破仑爬上了太高的地位时会晕头转向呢？老王朝的辩护士们把原因归结为拿破仑不仅不是皇家血统，甚至也不是出身名门的贵族<sup>①</sup>，因此很自然，他终于被自己的高位吓坏了，从而想起了自己本来的地位。尽管这种猜测很巧妙，使我们想起古代法兰西宫廷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我还是要斗胆再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晕头转向，永远是莫尔达索夫首屈一指的女士呢？譬如说，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当时大家都说：“情况这么棘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将怎么办呢？”可是，棘手的情况来了又去了，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平安无事，同原来一样，甚至几乎比原来还好。譬如说，大家都记得，他的丈夫阿法纳西·马特韦依奇由于昏庸无能，惹恼了一位前来巡查的钦差大臣，因而丢掉了自己的差使；大家都以为，这下子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总该灰心丧气，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了，一句话，总该把尾巴夹起来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懂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央告也没有用，因此依然我行我素，一点也没有丧失她对社交界的影响，她的家庭照旧被公认为莫

---

<sup>①</sup>原文是法语。——译者



尔达索夫的头一家。检察官太太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安基波娃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死对头，虽然表面上是朋友，都已经炫耀起胜利来了；然而，人们看到，要窘住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竟那么困难，这时候，大家才明白，她的根扎得比原来所想的要深得多。

既然我们提到了阿法纳西·马特韦依奇，那么，关于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这位丈夫，也顺便说上几句吧。第一，他是个仪表堂堂，甚至十分讲究规矩的人，可是一遇到紧急情况，他就惊慌失措，犹如一只绵羊看到生疏的圈门，瞪着两眼，呆若木鸡。他显得威风凛凛，特别是当他系上白领结，在命名日宴会上就座的时候更是如此。可是，仪表堂堂也好，威风凛凛也好，只能维持到他开口说话的那一时刻。只要他一开口，那么，对不起，真叫你恨不得把耳朵堵住呢。他根本就配不上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是众口一词的看法。他能够找到一个差使，也是全凭自己夫人的天才。照我的偏激看法，他早就该到菜园子里轰麻雀去了。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他才能为自己的同胞带来一点确定无疑的好处。因此，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把他打发到那个近郊的村庄里去，做得确实是很漂亮的。这个村庄离莫尔达索夫三俄里，那里有她一百二十个农奴，捎带说一说，这也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就是她用来那么体面地支撑她那高贵门楣的全部资财了。大家都明白，她之所以把阿法纳西·马特韦依奇留在身边，仅仅是因为他有差使，有薪俸，而且……还有别的收入。一旦丢了薪俸和这类收入，他便没有一点用